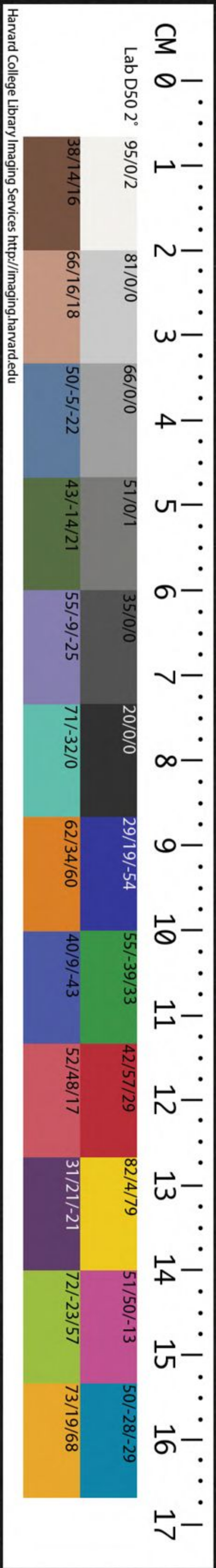


3

T 2516/48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晉書卷之五

張輝

張輝之

張輝

張輝之

文帝時張輝之為公使令趙太子與梁王共舉八閭
不下可為門輝之進止太子宋王無與人憐曰此
家不依狀海太后聞之齊免冠謝曰放死子不
能夫
后乃使使奉詔太子歸上欲後得人帝以是
有釋

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

讀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張釋之

文帝時張釋之為公車令適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奏不敬狀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以是奇釋之

哈爾濱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趙維寰印

帝嘗遊霸陵慎夫人從上指示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然悲感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槲用紵絮斷陳藜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時釋之侍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槲又何戚焉帝稱善

王生者善黃老言處士也景帝時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曰奈何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方

今名臣故聊辱廷尉欲以重之耳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萬石君

萬石君姓石氏名奮以姊為美人家戚里奮無文學獨恭謹甚四子長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孝聞官皆二千石景帝乃集其門號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歸老歲時朝過宮闕門必下見路馬必式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第為便坐對案不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上時賜食必稽首俯伏食

之如在上前長子建老白首而萬石君尚無恙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必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牘身自浣滌不敢令萬石君知季子慶一日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皆爲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建爲郎中令有奏書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最簡易猶如此

直不疑

不疑性馴默不好立名人稱長者嘗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者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已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稍遷至大中大夫入朝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吾乃無兄然終不自明

扁鵲

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得遇長桑君謹事之十餘年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乃授以禁方戒勿泄因

出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語畢忽不見扁鵲如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問中庶子曰太子何病曰暴蹙扁鵲曰死何如時曰鷄鳴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半日曰臣秦越人也幸爲言太子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扁鵲曰子不吾信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悲不自止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之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於是天下盡謂扁鵲能生死人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復入見曰君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無疾意不悅後五日復入見曰君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復入見望見

桓侯退走侯使人問故扁鵲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司命無如之何今在骨髓矣臣是以無請後五日而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桓侯尋死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鵲使人刺殺鵲

倉公

太倉公者齊太倉令淳于意也少喜方術高后時師

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受之三年爲人治病多驗然多行游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故病家多怨之文帝時意以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帝憐之爲除肉刑意家居詔問所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謂誰有其書無有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何病何藥已其病狀皆何如於是意具以對所疏凡二十八條大都得之脈診什九望而知者十三

吳王濞

高帝時封吳王濞於沛王三郡五十三城既拜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悔之業已拜因拊其背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當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爲
一家也慎毋反濞頓首謝不敢是時吳有豫章郡銅
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富甲天
下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殺吳太子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乃復遣
喪之長安葬王自此稍失藩臣禮其後七國反吳

田竇灌夫

武安侯田蚡既貴益驕橫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薦
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嘗謂曰君除吏盡未我亦欲
除吏侯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嚮自坐東嚮以爲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也

灌夫潁陰人也父孟嘗爲校尉從討吳楚夫時以千
人與孟俱孟歿吳軍夫奮曰必取王若將軍頭以報
父於是披甲持戟募壯士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
莫敢前夫乃獨與其奴十數騎直馳入吳將麾下所
殺傷吳兵數十不得前復馳還入漢壁奴皆亡獨夫
與一騎歸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得不死創

少愈。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之。言太尉。太尉不許。於是灌夫名聞天下。

武安侯嘗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與蚡業有隙。不欲往。魏其侯強引與俱。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輒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効女兒。咄囁耶。武安

謂灌夫曰。程李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儒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武安輒麾騎縛夫。置傳舍。曰。今日召宗室。有詔。遂劾夫。罵坐不敬。魏其侯曰。終不令仲儒獨歿。乃上書具言。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敕東朝廷辯之。時韓安國汲黯鄭當。時皆是魏其侯。灌夫而太后以母弟故。獨主武安。竟併論殺魏其。未幾武安病甚。呼服謝罪。使巫視之。則魏其灌夫共守。必殺之。竟歿。魏其侯竇嬰也。

初灌夫與魏其侯俱失勢。賓客益衰。而兩人自相爲

引重其游如父子相得懽甚灌夫時有服一日過武安武安時丞相矣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以俟武安許諾灌夫卽具語魏其侯魏其侯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及旦令門下候伺至日中武安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武安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武安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醉竟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武安武安不起夫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武安武安卒飲至夜極懽而去灌夫自是與武安隙

韓安國

安國字長孺嘗以中大夫事梁孝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歿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懼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吾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平卒善遇之

李廣

李將軍廣秦將李信后也善騎射文帝時嘗衝陷折關格猛獸帝奇之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匈奴入上郡廣時爲上郡守從百騎往射其射雕者三人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皆上山陳廣百騎皆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我卽立盡乃反令諸騎前前去匈奴二里許止又令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且以我爲

誘軍我解鞍不走用堅其意胡騎竟不敢擊時有白馬將出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復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胡兵終怪之不敢擊會日暮胡兵引去廣乃歸

廣是時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軍擊胡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七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令人自便不擊刁斗幕府省約文書然亦未嘗遇害兩人俱邊郡名將而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爲之死而苦不識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而中石沒鏃還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廣所居郡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人學者卒莫能及與人俱輒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其死其射見敵急非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斃此其將兵數困辱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廣從弟蔡爲人在下中聲名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至列侯位三公廣諸軍吏及士卒多有取封侯者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矣廣不爲後人而無尺寸功得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侯也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閼氏生少子因欲易太子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已
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取立斬之頃之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亦復立斬之於
是冒頓知左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
頭曼左右亦隨射遂殺頭曼而自立
是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曰此匈奴寶馬勿
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與之東胡以
冒頓畏已頃之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
復問左右左右怒謂兵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愛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時匈奴
與胡間中有棄地千餘里莫居各爲甌脫東胡乃使
使謂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
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吾國之本也奈何言予引諸言予者盡斬之遂上
馬令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爲備尋破
滅

文帝時冒頓歿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
公主爲單于閼氏而使宦者中行說傅公主說本不
欲行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說旣至遂降

單于單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
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
匈奴盡歸於漢矣於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
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
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
大單于無恙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
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衛青

大將軍之出定襄也蘇建爲右將軍大將軍斬首虜
數千級而建一軍盡亡僅以身免自歸大將軍問罪
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將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宜
斬建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
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境外具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殺不亦可
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天子卒赦建

公孫弘

弘字季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初天子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矣以賢良徵署博士尋奉使不稱旨以病免元光五年復詔徵文學菑川復推弘弘謝不能國人固推之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及策奏天子擢弘對第一弘恢奇多聞然善陰陽人主意元朔中上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弘時爲御史大夫數諫以爲罷敞中國天子怒使朱買臣等難弘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輒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其諸從諛爲媚悅皆此類也

主父偃

偃齊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爲諸儒生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大困元光中西入關以諫伐匈奴得幸天子遷謁者中郎中大夫一歲四遷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尋拜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仍數前事曰吾自今與諸君絕幸毋復入偃門其後卒以劫齊王自

殺方偃貴時賓客千數及歿無一人肯收者惟獨汶
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以車為長者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
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牂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
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

司馬相如

和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因
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嘗客臨邛臨邛富人卓
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
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
文君久之不樂相如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
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
作滌器市中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其昆弟諸
公力勸王孫不得已乃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於
是相如復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后以子虛賦干上

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驩卓王孫喟然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相如旣以詞賦得幸及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似遊天地之間意旣以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不然後失之矣因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家嘗有書也時時著書都爲人取去卽空居獨未歿時爲書一卷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也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以奏所忠所忠奏書天子異之后

五年天子遂封禪

循吏

孫叔敖

叔敖爲楚相善因俗導民楚俗好庫車王以爲卑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捆夫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阿比出行縣會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則其父也乃縱父而還自繫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休矣其治事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歿臣職也竟不受令自刎歿

汲黯

黯字長孺其先七世爲卿大夫武帝初元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固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傷水旱萬餘家貧者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賑之臣請歸伏節矯制之罪上奇而釋之

黯性倨面折不能容人過上時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進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劾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大將軍青侍中上嘗踞廁見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一日黯前奏事會上不冠遙望見黯輒避武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如此自天子以下若武安侯蚡大將軍青輩皆以氣折之

鄭當時

當時字莊其先鄭君者嘗爲項籍將籍歿屬高祖高祖嘗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諸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莊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嘗爲太子舍人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旦常恐不徧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士也嘗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畱門者執賓主禮以其貴下人又不治產業第

仰奉賜以給每見上未嘗不推轂天下士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嘗奉使視決河請治行五口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卒汝南太守中廢家貧賓客益落而子孫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儒林

轅固生

齊人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嘗與黃生爭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桀紂失天下心湯武不得已而立何言非受命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

聖臣下也主失臣不能匡反而誅之且代之立踐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所云高帝代秦卽天子位非耶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伏生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時生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天子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之壁其後兵大起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三十九篇卽以教齊魯之間伏生教張生歐陽

生歐陽生教兒寬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又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嘗帶經止息則誦習之后應郡舉復受業博士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酷吏

郅都

文景時郅都嘗爲郎中都勇負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嘗言已倍親而仕固當奉職歿節官下終不顧妻子好直諫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

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姬都伏上前曰一姬亡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疑亦去太后聞之賜金百斤後爲鴈門守匈奴爲引兵去不敢近鴈門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張湯

張湯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時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傅爰書訊鞠論報併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其後仕至御史大夫用法刻深卒致自殺諸子欲厚葬其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歿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王溫舒

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豪猾相連坐者十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歿家沒入先是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至是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人怪以爲神始九月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者會春溫舒歎曰嗟乎令冬更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如此其後溫舒

讀史快編 卷五 十一
以罪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坐他罪族俗
相傳古有三族而王安舒罪至同時五族云時又有
義縱者爲定襄太守掩獄中得四百餘人一日盡論
殺之郡中自是不寒而栗

杜周

武帝時杜周爲廷尉深文刺骨專以人主意指爲獄
不循三尺法或讓之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
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故當是
時二千石繫者新舊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
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所連逮大者數百小者數

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以笞掠定之
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猶相告言於是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暨吏所增加不減十餘萬周初徵時
有一馬不能全及至三公子孫皆尊官富巨萬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
歲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
數十日至大宛遂因大宛傳致康居因康居至大月
氏又因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爲飲
器漢以月氏仇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其擊匈奴而月

氏頗無意報仇騫以是畱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
爲匈奴所得會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
騫行從者百餘人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

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葡萄肥饒地離宮別觀頗極望焉多善
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
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漢亡卒因鑄焉得
漢黃白金輒用爲器不爲幣

安息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
車船頗類中國其用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歿輒
更錢如新王面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西數千里
有條枝臨西海俗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國人善
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云
游俠

劇孟

洛陽人劇孟以任俠顯其行大類魯朱家而好博多
少年之戲孟母死遠方送葬者蓋千乘及孟歿家無
十金之儲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將兵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當

言史初編 卷五 二一
是時天下騷動大將軍得孟若得一敵國云

郭解

郭解軼人也任俠自喜殺人報讐而能折節爲儉以德報怨解姊子嘗負解勢與人飲飲不任強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當翁伯時人殺吾子不得乃棄其子尸道旁不葬以辱解解乃使人知賊處賊窘自歸具告以實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收姊子而葬之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在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

佞幸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果後穿也因召問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歎上曰能富通者我卽賜通蜀嚴道

銅山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喜通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時長公主有賜吏輒沒之至一簪不得著身竟寄於人家

滑稽

淳于髡

齊威王時楚伐齊王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齊金百斤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謂王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怪其所恃

者狹而所祈者奢也於是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趙王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后宫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伏俯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亦徑醉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

畱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畱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與酒忘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皆然髡蓋以諷諫也王曰善爲罷長夜之飲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乃病肥歿王使羣臣喪之欲葬以大夫禮左右爭之不得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而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甲卒爲穿壙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翊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驚曰寡人過至此乎乃令以馬屬大官

優旃

優旃秦倡朱儒也善譎諫始皇嘗議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旃進曰善多縱禽獸其中盜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

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就之易為漆耳顧
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乃止

郭舍人

附郭舍人者武帝時倡也善諧語微中帝少時東武
侯母嘗乳帝號大乳母已而怙寵子孫奴從多橫暴
有司以法論之當徙邊母入陛辭先見郭舍人泣下
舍人曰即入辭去第數還顧乳母如其言既謝疾步
出數還顧舍人颺罵曰咄老婢子何不疾行陛下壯
矣尚須汝活耶何顧為帝聞憐之詔免徙諸先
生記

東方朔

附東方生名朔好古傳書博觀外家之語初上書長
安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
勝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二月乃盡詔拜
為郎嘗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詔賜之飯飯
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
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所取一歲所者
即棄去更取婦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
半呼之狂人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問者也
古之人乃避世深山
建章宮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帝以問羣臣通

經術者莫能知詔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餐臣臣乃言詔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乃言詔可於是朔乃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歸義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無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上復厚賜朔

褚先生記

西門豹

附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到日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若爲河伯娶婦豹問云何對曰鄴三老廷祿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而與祝

巫共分其餘錢每及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洗沐之衣以綺縠治齋宮河上令女居其中卜日浮之河浮數十里乃沒以故民困貧多持女遠逃從來久矣豹曰第至此時幸告我吾亦欲往送於是至日豹輒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可七十從女弟子十人許立大巫后豹乃令曰呼河伯婦來旣見顧謂三老巫祝廷掾曰是女不佳幸大巫媼爲先報河伯得更求好女異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有頃曰何不還報令弟子趣之乃投弟子

一人河中又有頃曰何不還報乃又投一弟子河中
 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想不能白事煩三老爲
 入白之乃又投三老河中時旁觀者皆驚恐惶怖甚
 豹顧曰久待不還報奈何將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
 人更趣之於是廷掾豪長者共叩頭頭且破血流地
 赤豹乃曰何河伯留客之久姑且去俟之鄴俗之害

始革

褚先生記

曰者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中大夫宋忠博士
 賈誼同日出洗沐相與論議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朝士大夫吾皆知之矣試之

卜數中觀採可乎二人即同輿之市遊於卜肆會司

馬季主閒坐方與二三弟子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

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曰吾望先生之狀聽

先生之詞於世未有見也而何居之卑行之汙也季

主捧腹大笑曰二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夫子

所高者何所賢者誰而卑汙長者二大夫曰尊官厚

祿世所高也賢才處之卜筮世俗所簡賤也世之言

曰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已此言所恥故謂之卑汗也季主曰公且安坐夫公所謂賢皆可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受公奉事私計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枉法求昧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此夫爲盜不用矛弧者也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市利妨賢者處是竊位也則公等是也今夫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分策定封旋武正棊然後言天時之利害人事之成敗自伏羲作

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徧文王八卦以破敵國由是言之卜筮何負哉夫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或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取婦或以養生此之爲益豈直數十百錢哉且其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時而遊於無窮之世莊子云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

言身小紀 卷五 二八
害此之謂也。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二大夫於是忽焉。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嚙口擗衣而起。再拜出門。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乃相引屏語。喟然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地。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所謂無名萬物之始也。我與若何足預彼哉。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賈誼爲梁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歿。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嘗聚會占家。問之曰：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神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夫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

太史公曰：卜筮助善。唐虞以前不可記矣。自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告故周王。王者決疑。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雖蠻夷氏羌。亦有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高祖時。天下初定。

因秦太卜官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文景因襲掌
故未遑講試雖父子世官而精微深妙多所遺失今
上卽位博延百端之學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
奇者爲右數年之間太卜太集會上欲擊匈奴攘大
宛收百越卜筮預見表象先圖其利上尤加意賞賜
或至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
筮射蠱時或頗中而因得恣意素有睚眦者公行誅
滅不可勝數自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
亦三族誅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事者乎周公
卜三龜而武王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

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蘇公食驪
姬之色卜而兆有口其禍流五世楚靈王將背周卜
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信誠於內而兆明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余至江南聞之長老云龜千秋乃游蓮
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其所生地獸無虎狼草無毒
螫江傍家人嘗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附褚先生曰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聞之傳曰上有
擣箸下有神龜箸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

上常有青雲覆之王道得而箸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不能滿百長丈者取八十莖以上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龜也取龜不必滿尺二寸長七八寸可寶矣得百莖著併得其下龜以下者自言百當龜千歲乃滿尺二寸今高廟中有藏龜室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不惑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或移牀龜尚生不灰龜能行氣導引故龜不可不敬也

神龜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脫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中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言能令人戰勝攻取而不能自解於刀鋒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使衛平無言及身而孿是故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員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蜂門禹名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言史 卷五 三十一
枯日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鳥月爲相佑而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
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
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瓦不成三五而陳之
以應之天

貨殖

白圭周人也魏文侯時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
我予其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其言曰吾治生猶伊
尹周公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其智不足與校

男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故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
有所試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
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京常山河濟之間千樹荻陳
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
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
醬千坵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
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
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
馬蹄躐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
斤帛絮細布千鈞文綵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
藥麩鹽豉千荅鮐紫千斤鰕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
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蒔席千具佗果菜
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貧賈二之廉賈五之此
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

財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
相距滎陽間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
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吳楚七國反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
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
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十倍
故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等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奸事而曲叔以起博戲
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

言史傳紀 卷五
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
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也

補遺

文帝時衛綰以醇謹著無過失時景帝爲太子嘗召
左右飲綰獨稱病不行已卽位問曰吾向爲太子召
君飲君不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
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復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
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上

嘉其廉慎無他腸

補衛綰

文帝嘗問於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
知長者上曰公長者固宜知叔頓首曰孟舒其人也
上曰舒爲雲中守虜一入不能禦士卒戰死者數百
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對曰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也舒
昔坐貫高獄寧違明詔甘夷族而身自髡鉗隨王敖
之所在欲死之當是時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楚相
距久卒罷敝北夷擾邊舒知士卒敝不忍言而士爭
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
驅戰之哉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
舒乃復召爲雲中守

景帝時叔爲魯相初到民有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卒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王聞之大慙發府中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德也相毋與償事於是王乃盡自償之叔旣卒魯以百金祠叔少子仁不先曰不敢以百金傷先人名

補田叔名

扁鵲之言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

也又口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

補扁鵲

齊文王病不起上問狀於淳于意意對曰臣不見文王病然竊聞之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以爲非病也王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

深藏

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歿故年二十是謂易賀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補淳于意

相如故家貧數宦遊不遂無以自業嘗與臨邛令王吉善因之臨邛吉曰長卿久倦遊來過我於是舍相如都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數百至日中

謁相如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

是時蜀人楊得意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立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上詔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其他更有哀二世大人等賦封禪等書俱宏肆鉅麗

世傳之 補司馬相如

淮南王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也敖獻之高帝得幸生長已坐貫高事被繫王母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為白辟陽侯不强爭王母恚自殺王以是銜之文帝即位王入朝一日袖鐵椎詣辟陽侯侯出見即椎殺侯而自肉袒謝闕下曰臣母不當坐趙事是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趙王如意母子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臣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讐謹伏闕請罪上信傷其為親弗治 補淮南王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令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儀嘗食茹而美乃盡拔其園菜棄之其家人織布好而疾為出婦而燔其機曰將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補循吏

竇太后好老子書嘗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一刺豕應手斃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是時固年已九十餘矣

武帝時董仲舒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人莫得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專如此嘗推春秋災異之變爲著災異記主父偃疾之會高廟災奏其書天子召示諸生仲舒弟子呂步舒者不知師書也詆爲下愚於是下仲舒吏尋釋

補儒林

鄧都嘗言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歿節官下終不顧妻子故其行法雖貴戚列侯宗室無所避憚時號爲蒼鷹臨江王徵坐事詣中尉對簿工欲得刀筆作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王恚自殺太后怒甚中都

危法景帝曰都忠臣宜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

臣耶遂斬鄧都

補酷吏

郭解以俠著而能執恭敬不敢乘車入縣廷每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是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者常十餘車已朝廷詔徙亭富實茂陵解家貧不中徙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遂徙時諸公送者出千餘萬爲贈

補游俠

文帝時中寵臣宦者則趙同士人則鄧通帝嘗病癰

通爲帝喑吮之帝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頃之太子入問病帝使喑癰太子
喑癰而有難色也聞鄧通先爲帝喑吮之心慙以此
怨通已太子立是爲景帝通坐盜鑄錢出徼外論如
法盡沒入其家竟餓死

補侯倖

句踐困於會稽用范蠡計然治國計然之言曰積著
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
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
以富強遂報會稽之恥范蠡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
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
積居而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散之貧交
昆弟故世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補貨殖

史快編

卷五

三九

皇策姑世言富者皆蘇園米公

蘇貴林

蘇公而與都委十以平之中三姪千金而婿之貧交
公以園天不文中請矣四能貴也西交是也氏欲
我五賦變各長故庶齊為朝夾于史之園為米公未
以其正而野意鴉日蘇公園昔於田之宋八乘扁舟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

讀前漢書目

帝紀

武帝 一則

宣帝 一則

志

郊祀 三則

五行 四則

藝文 一則

列傳

汲鄭 一則

鄒陽 一則

江都王 一則

蘇武 二則

杜欽 一則

昌邑王一則

朱買臣二則

終軍 一則

東方朔五則

車千秋 一則

陳咸 一則

楊王孫 一則

胡建 一則

朱雲 二則

霍光 三則

金日磾 二則

趙充國三則

陳湯 一則

于公 一則

嚴君平 一則

王吉 一則

龔勝 一則

京房 一則

趙廣漢 一則

尹翁歸 一則

韓延壽 二則

張敞 二則

王尊 一則

王章 一則

蓋寬饒 一則

張禹 一則

王商 一則

朱博 一則

楊雄 三則

王式 一則

黃霸 一則

朱邑 一則

龔遂 一則

嚴延年 一則

尹賞 一則

陳遂 一則

陳遵 二則

石顯 一則

董賢 一則

匈奴 一則

西域 一則

李夫人 一則

上官桀女 一則

班婕妤 一則

趙飛燕 一則

馮昭儀 一則

元后 一則

王莽 七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

讀前漢書

漢扶風班固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按固書武帝以前紀傳什九因襲遷史不重載

帝紀

武帝

元封元年帝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巡邊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

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
漠北寒苦之地爲匈奴驚焉匿不敢出

宣帝

宣帝爲皇曾孫時以戾太子事繫郡邸獄武帝嘗往
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乃
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使至獄會
丙吉爲廷尉監拒使者不得入曾孫賴以免曾孫身
足下故有毛臥居數發光耀人頗怪之卒嗣昭帝
志

郊祀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有司議以爲宜薦見宗廟如
元鼎故事時張敞獨按鼎銘上議曰臣按鼎出自郊
東中有刻書云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旗鸞黼黻
琫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
不能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所以哀賜大
臣大臣子孫銘其先功而藏之廟者也昔寶鼎之出
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爲百姓
祈豐年今穀噉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
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藏處時鼎大
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

款識豈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元帝時貢禹奏罷郡國一切神祠未幾元帝寢疾夢

神靈譴遂復焉成帝嗣位匡衡張譚等復奏罷罷者

四百七十五所初罷甘泉泰畤南郊日大風壞甘泉

竹宮折坂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異之以問

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時

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神光

尤著至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

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

鷄皆雉高祖時五至文帝二十六至武帝七十五至

宣帝二十五至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至此陽氣舊

祠也前納貢禹議皆多所動搖易曰誣神者殃及二

世恐其咎不獨止禹上意恨之

新莽篡位之二年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

臺於宮中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鸞鶴

體毒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

帝穀仙之術也莽自是遂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

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后

不能備里以鷄當鶩鴈犬當麋鹿云

齧古煮字 醴古醴字 五梁謂五色 液湯藝文志有液湯經未詳何義

五行

昭公十一年周單子會於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永有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視不過結禘之中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缺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公成卒

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

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民主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是年九月孟孝伯卒未幾趙孟亦卒

昭帝元鳳三年太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入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時睢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也太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語聞孟坐伏誅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無故驚走持藁或擗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言西王母籌也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是時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未幾移漢祚王母之驗也

藝文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白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迨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懼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一字文字異者七十有餘脫字數十

列傳

汲黯鄭當時

鄭當時始與汲黯並列九卿兩人內行修迨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鄒陽

梁孝王既刺殺袁盎事覺懼誅乃齎鄒陽千金令徧求方畧以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卽往見語以其故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子今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者乃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悟輒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竊有謁也臣聞長君弟得幸后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窮竟袁盎事卽梁王恐誅太后怫鬱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於貴臣臣懼

長君危於累卵矣長君瞿然曰奈何陽曰長君第能
精爲上言之待毋竟梁事則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
太后德長君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遂乘間入
言之梁事果不治

江都王

江都王建淫虐種種多不法宮人有過輒令羸立擊
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鬻殺之以
爲笑樂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
四據與羝羊及狗交諸殺人無筭後以謀反自殺

蘇武

蘇武之使匈奴也單于以張勝事召武受辭武輒引
佩刀自刺殊死衛律驚抱持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燭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甦單于
壯之已復幽武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乏食掘野
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海上以武能爲弋具愛
之稍給衣食賜畜產未幾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窮
厄如前李陵說之降不動越十九年乃得歸始以強

讀史紀事 卷六 十一
壯往及還鬚髮盡白

初衛律既脅降張勝乃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爲相坐律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因說武曰蘇君律前歸匈奴遂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又曰君今降吾與君爲兄弟今不我聽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厲聲罵曰女爲人臣子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女不聞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恐匈奴之禍從我始也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愈欲降之

杜欽

杜欽字子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亦以才著京師人遂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大冠杜子夏

昌邑王

昌邑王賀之被徵也夜漏未盡一刻發書日中而賀發乘七乘傳詣長安晡定巳至定陶計程百三十五

里時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姑待我妻恚怒如公等終餓死耳何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飯之已而買臣貴爲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

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初買臣之免待詔也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視之其故人有素輕買臣者入視疾呼曰實然於是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來迎矣

終軍

言身小紀 卷六 九
濟南人終軍年少嗜學善屬文十八選爲博士弟子
當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此何爲者吏曰爲復傳還
當以合符耳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
去及上書拜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
此前棄繻生也後復奉使南越請受長纓羈南越王
致闕下軍死時年僅二十餘故世號爲終童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初上書自衒其言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固已四十四萬言矣又嘗服
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員珠齒
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
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其文詞不遜高自稱譽上偉
之令待詔公車

朔以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給騶侏儒曰上以若曹
無益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
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有頃上過侏儒號泣頓首
上問故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召問朔朔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禮不可用罷之母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令待詔金馬門

朔既待詔金馬門得親近上嘗使射覆一日置守宮盂下射者皆不能中朔自請射別箸布卦而對曰以為龍又無角謂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善之賜帛十疋時上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言上曰朔幸中耳臣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即不中臣賜帛乃覆寄生令射之朔曰是婁數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天子從官當棄市上詰朔朔對非敢詆與為隱耳口無毛狗竇

警警鳥哺穀也尻益高鶴

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呿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是時朔應聲輒

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而去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朔豪縱不羈嘗醉入殿至小遺殿上

武帝姑館陶公主卽竇太主也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偃本賣珠兒以姦好得幸人號爲董君主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錢百萬帛千疋勿白上一日臨主家主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無狀有詔謝主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爲之起詔衣冠上偃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爲主人翁飲大懽樂而朔時方陞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白是不復振其后主卒竟與董君會葬霸陵

車千秋

車千秋先田氏也千秋無他學術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徒以一言感悟立拜大鴻臚晉丞相封富民侯尚未及旬月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其語上心愧之

陳萬年

陳萬年者宣帝時以丞相丙吉薦累官御史大夫萬年內行修而善事人尤媚外戚許史及丞相吉至傾

家自盡其子咸有異才數抗直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於病時召咸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弗省至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竟睡不聽何也咸叩頭謝曰教已具悉大要教咸諂耳萬年乃不復言

楊王孫

楊王孫者武帝時人學黃老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子毋易吾意其子欲不從重廢父命欲

從之心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貽書以修尸相戒王孫爲報書語甚辨卒羸葬

胡建

武帝天漢中胡建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衆心會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則取言斬則斬衆曰諾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畢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輒前曳監下建曰斬之卒輒斬御史諸護軍校盡驚愕不知所以建則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於黃帝李法是謂姦人臣謹按軍法制可建以是顯名

朱雲

元帝時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善梁丘氏說上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諸儒莫能難至皆稱疾莫敢會時有薦朱雲者上召入雲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才論難輒連拄充宗於是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雲故通輕俠好大節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忽上書求見時公卿咸會雲抗聲曰臣願賜
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曰謂誰雲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何如耳時辛慶忌力救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
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

雲自是後不復仕常居鄆田乘牛車從諸生遊薛宣
爲丞相雲嘗詣宣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
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睜
目視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卒年七十病

不呼醫不飲藥遺言薄葬爲丈五墳於平陵東郭外

霍光

霍光霍去病異母兄弟也父中孺先以縣吏給事平
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
家別娶婦乃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
得幸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始
知父爲霍中孺也然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
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
舍乃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
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中孺扶伏叩頭曰老臣

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於是大爲中孺置田宅奴婢而去是時光年十歲去病還携光至長安任爲郎昭帝時光以博陸侯輔政光爲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甚誼之明日詔晉郎秩二等人以是莫不多光

光輔幼主竭忠誠杜一切僥倖以故蓋長公主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多恐之遂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狀疑有非常旦願入

宿衛

察姦臣寢時蓋桀擬從中下其事弘羊便從外

諸大臣其執退光謀定矣及書奏帝徑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輒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繇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僅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大懼

金日磾

江充既誅其黨莽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覘其意有非常心疑之陰伺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久之不敢發一日上幸林光宮會日磾小疾臥廬何羅遂矯制夜出殺使者發兵及旦上未起何羅忽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趨臥內欲入行觸窗瑟僵日磾輒抱何羅大呼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劍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拚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遂伏辜

日磾旣以醇謹無過失爲武帝信愛有子二人皆爲帝弄兒見常在帝旁或自后擁上項日磾見而目攝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曰何怒吾兒爲其親暱磾如此然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后宮必不肯

趙充國

宣帝元康中先零諸羌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相攻擊勢不一也今解仇作約秋馬肥瘦必起矣宜亟遣使者行邊預爲備時兩府白遣義渠安國安國故以

奉使不恪爲充國劾者也至則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盡斬之於是諸羌怒遂劫畧小種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懼引還事聞充國時七十餘矣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上又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願陛下專屬老臣勿憂也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約軍士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於是第遠斥候堅營壁日饗軍士軍士皆欲爲用而充國守益堅計欲以威信招捩之解散其黨時酒

泉太守辛武賢上言虜當擊狀天子下其議公卿是之璽書讓充國充國上書謝益堅持前議且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報曰卽如將軍言虜當何時伏誅兵何時得決充國上狀卽如臣言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上復報曰朞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復上狀言兵以計爲本多筭勝少筭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明年五月充國奏罷屯兵振旅還當是時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充國還其所善浩星賜迎說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

弩一將軍出擊故虜破壞然有識者則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也今將軍見上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乃直以其意對上卒然之

陳湯

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告急請發城郭燉煌兵時丞相王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湯時方

坐矯制罷免詔入見讓不敢對上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發兵須歷時乃至非救急之用也夫胡兵五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以臣愚策之敵當自解無足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解當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而軍書到言圍解舉朝驚服

于定國

于公者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
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
婦以我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
姑女告吏婦_云吾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笞掠之誣
服具獄上府于公心知婦冤力爭弗能得乃抱獄具
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
年後太守至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
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表其墓天立大雨
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爲生立祠于公閭門壞父
老方其治之公謂曰幸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

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孫
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嚴君平

嚴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
卜筮於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
則借筮龜爲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及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哉日閱
數人得白錢足自養卽閉肆下簾而受老子依老子
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揚
雄從之遊學

王吉

王吉字子陽少好學問厲志節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於是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龔勝

王莽旣篡徵龔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乃復遣使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之勝遂稱病篤使者敦促不已勝自度不免因勅其子以葬事不復開口飲

食積十四日死死年七十九時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徑趨出莫知其誰

京房

京房精於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說之然爲石頭五鹿充宗等所忌出爲魏郡太守房不欲遠離左右請得乘傳奏事天子許之然心憂懼爲擬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忻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乃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不疑之巳卯果出臣大守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故願得乘傳奏

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恐巳卯
庚辰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疏既具未
上而詔果止房毋乘傳奏事於是房意愈懼去至新
豐因郵上書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遜卦不効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
臣曰房可謂知道未能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
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
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非
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以非刺高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誅爲姚子所
笑未幾逮詔獄棄市房先受易於焦延壽延壽嘗言
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果然

趙廣漢

宣帝時趙廣漢爲京兆已復遷潁川太守摘發如神
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而
廣漢使吏至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
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叩堂戶曉賊
曰京兆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愕卽開戶出下堂叩頭謝曰死無所恨漢又嘗召湖
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

我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亭長叩頭謝有之其適發皆類此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元嘗爲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太守田延年行部悉召見市吏五六十人令曰有文者東有武者西旣閱數十人次至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延年大奇其對遂薦擢之累官東郡太守復入守右 詠最三輔

韓延壽

韓延壽爲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其府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早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父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幾不聞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延壽守左馮掖數歲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巡覽民俗考吏治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行縣恐無益重

為煩擾丞掾復強之不得已行至高陵民乃有昆弟
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為郡帥不能宣明德
教致民骨肉爭訟傷風化咎在馮掖當先退是日即
移病不聽事入臥傳舍中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
令丞嗇夫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
兩昆弟亦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於是延
壽乃開閣復聽事自是郡中二十四縣莫復以訟自
言者

張敞

趙廣漢既誅京兆尹屢更皆不稱職長安偷盜滋廣

百賈苦之上以屬張敞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得偷
酋長數人皆居溫厚出從僮騎者敞召見責問之貴
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日旦召
詣府恐諸偷駭願一切受署敞遂皆署為吏遣歸休
置酒小儉悉來賀飲之且醉偷長乃以赭密汗其衣
裾吏坐里閭閣出者見汗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由是枹鼓希鳴盜
屏跡

敞為京兆甚有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
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嘗為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撫有可以奏上召問敞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笑而置之

王尊

初元中王尊爲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尋謝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爲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瓠子金隄隄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數千萬爭叩頭請尊不

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動而水波爲之却迴

王章

王章王陽子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小困居不自激叩乃涕泣何鄙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黜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忤旨下廷尉論決時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及旦問之章果死

言身小紀
卷六
三五
蓋寬饒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京師肅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往賀寬饒獨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伯自酌謂饒蓋君后至寬饒曰母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酒酣樂作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仰屋歎曰美哉列卿而沐猴舞耶卽起趨出劾奏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

張禹

元帝時張禹以授論語爲太子師成帝立遂代王商

爲相相六歲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買田至四百頃皆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禹故知音聲習淫奢身居大第後堂時理絲竹出所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至九卿宣恭儉有法而崇愷悌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時延入後堂讌飲婦女相對優人箎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爲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得至后堂然兩人互聞之各自得也

王商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謂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如鳳議時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勿驚擾百姓有頃民稍定詰之果訛言也於是鳳大慙恨夫言商長八尺餘身體碩大容姿絕人有威重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悚然遷延引却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朱博

朱博故多武譎其治左馮翊也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者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禁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技拭用卿能自効不禁且懼且喜對曰必死博因敕禁勿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久之自功曹以下積取一錢以上者皆

不能有所匿

楊雄

雄之先有楊季者官廬江太守自季至雄凡五世皆以一子傳雄於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寡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顧嘗好詞賦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玄法言諸著作甚富

雄所撰著當時人皆忽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雄旣卒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顧其文義至深而論不詭聖人若使遭遇明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

自雄沒及今四十年而法言已大行
初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及卽位欲絕其原以神前事
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棻四裔詞連及雄雄方
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懼不得脫乃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有
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
命年七十一而卒

儒林

王式

王式字翁思先爲昌邑王師昌邑廢君羣臣皆下獄誅

式時亦坐繫使者詰責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
爲王反覆誦也至危亡失道之什未嘗不流涕爲王
陳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別無書諫使者以聞得減
死

循吏

黃霸

黃霸爲潁川太守務選擇良吏宣布詔書下至鷄豚
米鹽無不精悉區處吏民見者語次尋繹每問他陰
伏以相參証有所司察必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

密嘗一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至烏攫其肉會
民有詣府言事者適道見之霸與語道及此他目吏
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肉乃爲烏所啄
吏大驚以霸具得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隱其洞鄉
部事情率類此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嘗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
爲政未嘗笞辱人吏民親之後爲北海太守以治行
第一徵入爲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憫之詔賜其
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屬其子曰吾故爲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
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起冢
立祠歲祠祀至今不絕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治狀最天子遣使徵入朝時議曹
王生願從王生故嗜酒無節度功曹以爲不可遂不
忍逆生生至京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
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
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勿有所陳第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帝前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嘉其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某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而卽以王生爲水衡丞

酷吏

嚴延年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曲法深文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卒坐怨望棄市初延年母從京海來欲從延年臘至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免冠服罪親爲母御乃入才畢正臘謂延

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留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以待汝遂去歸未幾果敗東海莫不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爲石嚴媼

尹賞

永始元延間長安中惡少年殺吏報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之曰者主治喪每薄暮塵起死傷橫道時尹賞選守長安令至則修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集亭長里正及鄉父老令雜與惡少年主名

得數百人悉籍記之一朝會長安吏車如奴百輛分行
收捕賞親閱之每十置一其餘盡內虎八中覆以大
石一時號哭聲載道然數月內盜賊衰止

游俠

陳遵 父遂附

杜陵人陳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亦八數負進及
帝卽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
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一元年赦令
前其宥佚如此

遂子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也

涉傳記贍

文詞尤善書與八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請求不敢
逆所到衣冠懷乏惟恐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
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
其人曰陳驚坐一

哀帝之末陳遵爲京兆史操行恣宕極衣服輿馬之
好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遵之侍曹輒詣
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不滿百毋相聞故
事百適者黜滿百西曹白請黜時夫司徒馬宮重遵
謂西曹此人入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得免
遵故好客家常率多讌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

言史懷終 卷六 三二
取客車懸於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
事以便過一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
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后閣出去

佞倖

石顯

元帝時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間言乃時歸
誠取一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白上曰
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聞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旦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
天子得書大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辱任

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事類此者非一臣誠
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惟陛下哀憐天子以為然而
愈寵信之

董賢

哀帝時董賢以美麗得幸至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
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
上同臥起一日賢晝寢偏籍上袞上欲起賢未覺不
欲動賢乃斷袞而起賢嘗侍宴上有酒從容視賢笑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拜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
中語

匈奴

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張示威德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莽是時又奏令中國不得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宐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言幸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知莽大悅白太后厚賞賜之

西域

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曾遣使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王留女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珍玩數千萬留且一年樂漢衣服制以歸國大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云

外戚

李夫人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蚤卒疾將革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託王及兄弟不亦可乎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歔而不復言上不悅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上所以戀戀顧我徒以我舊時容色夫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若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後禮葬又令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餼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貌者婉步帷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又爲作賦其兄弟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上官桀女

武帝時上官桀爲未央廡令帝常体不安及愈偶過廡見馬多瘦上怒詰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且下吏

言身情紀 卷六 三五
桀頓首曰臣初聞聖体不安日夜憂懼跼蹐靡遑意
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自是稍親近
自是遷太僕至與霍光同受遺輔少主昭帝后桀女也

班婕妤

成帝時班婕妤好最寵帝嘗遊后庭欲與婕妤同輦載
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
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好後爲
趙飛燕所妬譖其挾媚道詛咒坐考問婕妤好對曰妾
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
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之賜黃金百斤婕妤好懼久及
禍力求侍太后於長信宮嘗作賦自悼

趙飛燕

成帝后趙氏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
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過陽
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
拜婕妤好貴傾後宮卒廢許后后飛燕飛燕既后寵稍
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
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

鈺函藍田瑩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也姊弟
專寵十餘年而帝忽暴崩帝素強無疾是時楚王衍
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方宿供張白虎殿昏夜
平善向晨傅綺鞵欲起忽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
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先是飛燕殺帝二
子帝嗣絕及是事覺亦廢誅

馮昭儀

元帝馮昭儀馮奉世女也以就館生男拜婕妤建昭
中上幸虎圈闔獸后宮皆坐會一熊佚出圍攀檻且
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獨直前當
熊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方驚避若何獨前對曰妾
聞猛獸得人而止恐熊犯御坐故身當之耳帝以是
倍重婕妤是爲平帝祖母

元后王

王莽既爲攝皇帝未幾矯符命卽真請傳國璽於太
后太后不予乃使安陽侯王舜諭指舜見太后知其
爲莽求璽怒罵曰若父子宗族蒙漢家恩累世富貴
既無以報而受人孤寄乘時奪取其國人如此者狗
豕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
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

不祥之璽爲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語畢涕泣左右亦泣舜亦悲不能自止
良久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璽太后
能終不與耶太后意莽且脅之不得已乃出璽擲之
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必族滅也莽旣
得璽大說遂尊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而去漢號

王莽

王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
司馬其子弟皆怙勢侈靡而莽獨折節爲恭儉勤身
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俱曲有

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舉首垢面不解衣帶者累
月鳳因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旣貴節操愈謙盡
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六結權近爲延譽譽遂傾
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莽兄蚤歿有子光莽令與
已子宇同學莽每休沐出則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
師恩施下竟諸生長老皆歎息光年小於宇莽爲同
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
某藥比客罷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輒曰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
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大率若此

莽始就國時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癥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瑒耳卽解瑒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輒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

王莽旣篡廢孺子嬰爲定安公讀策畢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於是中傅將孺子下殿北而稱臣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

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莽旣篡盜賊蜂起匈奴寇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於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車馬待發

時連率韓博士復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蓬萊東南五城西北

昭如海瀕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卽日以大車
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食則鐵箸此皇
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
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
開高大之用以視百蠻鎮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留
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
霸王也

莽侈口蹙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
履高冠以釐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
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狀待詔曰莽所謂鴟目
虎吻豺狼之聲者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聞者皆
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
近莫得見也

漢兵入武關莽憂懼不知所出謂周禮及春秋左氏
稱國大災則哭以厭之易稱先號咷而后笑乃親率
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旣授命臣莽
何不殄滅羣盜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
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會諸生小民五千餘人旦夕
哭爲設餐粥甚悲哀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莽避
火宣室猶持虞帝七首天文按拭於前旋席隨斗柄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其愚如此尋斬
漸臺解其尸

何不令燕羣盜因縣以大哭屍盡升而叩頭又拜者
羣臣至南掖刺殺命本末叩天曰皇天垂爵命曰羣
醉國大災限哭以刑之長辭去燕而司笑以賊率
萬其人左關茶憂對不味河出階周斷又去其妹立刃
此莫再良也

之茶藉地背背而挂告者自外嘗釋雲母鼠面非時
與四極射之羣者也頭食人亦當為人何會聞

